昌黎集
卷十三之四
雜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朱子考異

雜著

子產不毁鄉校頌

附註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謂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毁之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附註】祝曰僑子產名孫曰伊惟也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安或作知方云此以教叶僑与囂車牽詩用韵如此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尭切【附註】或謂子產毁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附註】祝曰否惡也易否臧凶○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附註】孫曰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不毁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下塞上聾邦其傾矣[附註]孫曰文六年穀梁傳云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旣鄉校不毁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附註]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內尊事黃老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附註]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祝曰詩何用不監註視也○監古衫切成敗之迹昭式可觀式或作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附註]卒循也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方從三本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附註]垠界限也五根切又五

巾切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
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
裴垍也○洪曰國語云驪姬使奄
楚以環釋言註云以言自解釋也
退之作釋言取此補注樊曰本篇
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
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辛避讒
求分教東都宇習之所謂罕相有
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
先者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
求分司
者此也

元和九年六月十日方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

書諸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方無下公字鄭公名絪附注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
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
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来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為一通以字或無為我字而有盡字一方作二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
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方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為奇也於後之
數月有来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

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為字慎下方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附註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

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方云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讐註敵敵體也令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附註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附註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

蓄貨以釣聲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寸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附註孫曰抵至巇險也謂至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於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於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附註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垍也二公与鄭絪皆自翰林學士迁中書舍人拜相故公

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慎歟愈

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

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為心膂

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其孰不顒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

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

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

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

夜歸私自尤曰咄附註咄何也晉史咄嗟便辦○咄當沒切市

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附註】韓曰戰國策龐葱与魏太子質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史記甘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与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墻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附註】孫曰

小雅巷伯之詩註云有北北方寒凉不毛之地昊昊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附註

僭始不信之端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入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亂之又生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絛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方作世亂今三賢方

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聽視或作視聽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方無而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附註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方無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

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屢而會言君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敎宰相又敎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方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附註 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猾也正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焉可

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附註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封南陽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公下或有之字有其方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附註趙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

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

【附註】孫曰從事於彼謂爲他帥所辟

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有熊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又或作且〕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

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附註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彔翰及公所書幷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

附註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附註樊曰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蔽江淮沮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爲之傳表上之是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附註樊曰遠杭州鹽官人許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附註孫曰萬春事巡爲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丘萬春立城上与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

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歷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南霽雲而強毅用命毋戰巡任之与霽雲均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開上或疑當有然字【附注】孫曰至德二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于巡巡時保寧陵引兵入睢陽与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鬪盡出於巡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

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附註 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洛陽偃師後死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薛胡南使父巡与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公尹子奇分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与麾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入皆知之使國威喪破巡功業隳敗則遠於巡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使去疾与遠子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与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

去疾尚务事不詳且知艱難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遂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闕注】孫曰睢陽食盡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闕注】孫曰蚍蜉大蟻也○蚍音毗蜉音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四種字即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闕注】孫

曰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附注】孫曰八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詒或作語非是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後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之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楚良切傷也羸倫

爲切祝曰禮記命理瞻傷察創視折註云創之淺者曰傷雖欲去必不違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附考】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溫公所云是亦遮蔽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附註數所矩切〕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附註孫曰孟子距詖行放淫辭淫辭謂淫亂之辭〕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附註孫曰董晉鎮汴州張建封鎮徐州公皆為從事〕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附註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補注】强其亮切又其兩切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補注】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睢音綏宋州也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補注】樊曰舊傳雲霽雲曰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柳子厚作霽雲碑則云自嚙其指曰歟此是矣司馬溫公考異從舊傳又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

按佩刀斷一指一坐大驚新舊傳与公書大略同此最為有理至如嚙其指曰畢此足矣則無謂也中丞謂巡也蓋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笴歸或作師非是

附註

著直略切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

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或疑衍一字）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 附註 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閱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作有

附註

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巡守睢陽詩全章云接戰春来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

不務無入兼天子心計欲何施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戶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呼巡或作呼之

附註 呼巡爲兄也

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

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附註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附註韓曰德宗興元元年八月癸卯以瑊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貞元六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

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殆或作始或無五字皆非是訓戎奮威蕩殄凶回附註孫曰謂朱泚之難回邪也舉政宣和人則咸嘉入踐台階附註孫曰臧以功加侍中司空故云台階庶尹克司附註孫曰書曰百僚庶尹庶尹百工也來帥熊羆附註孫曰為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附註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方作事天子是嘉俾

錫勞王【附註】去聲勞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為一句今本木作禾申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須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為前日之頌言而況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附註】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異畝異壟也同穎同榮也吾僕之產茲土也久矣方無之字○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附註】孫曰大君入主易曰大君有命是也紀于策書王抑余也

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從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復無定竒當從方本為是奮肆姁媮附註姁音劬媮音俞美態也洪曰姁媮和悅貌選曰姁媮致態不知所如頌

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附註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殿美兮在吾王洵方作詢非是

頒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附註樊曰時董晉鎮汴州

公為之佐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附註】韓曰隴西公董晉也越三月辛巳朔【附註】越於也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附註】孫曰俱文珍為監軍軍司馬【附註】孫曰陸長源為行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附註】孫曰禮記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之也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士女龢會【附註】祝曰

說文綸調也楚辭風習習兮綸暖書四方民大和會闐郭溢郛既卒

事其後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

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

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沉舟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是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齟齬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各等

篇覽者詳之誕大也然其襟抱虧踈附註孫曰襟袍以衣喻之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附註樊曰即德宗正元十二年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附註祝曰囂愚也囂童李逈嗷嘑皆聲也莊子而我嗷嗷然○嗷音叫嘑音呼劫衆阻兵附註孫曰正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子逈自為兵馬使左氏阻兵無衆阻恃也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附註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代萬榮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附註孫曰晉自東都留守移鎮宣武

故云愛自洛京晉既受命与騎從十餘人赴鎭不用兵衛故云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肅弗厲附註厲嚴也薰

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附註穰如兩切既庶

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

公晚年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

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

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

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

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

閒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

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

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

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

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註】閈或作扞閈侯旰切【附】黃流渾渾【附註】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飛閣渠渠【附註】渠渠大也因而飾之匽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絶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法法源于崐崘【附註】沄有君切轉流也孫曰山海經崐崘之山河水出焉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方亦多從石本 【附註】王仲舒字弘中時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亭在連州公是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陽山令陽山於連為屬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 【附註】樊曰按順宗實錄正元十九年左補闕張正買上䟽諫宅事得召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云正買䟽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叔文因譖正買等九月甲寅弘中坐与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 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 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

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篲糞壤燔椔翳燔或作焚附注詩作之屛之其椔其翳註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附注呀虛加切張口貌窪者為池附注窪烏瓜切一曰窊也老子窪則盈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徑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

古而顯於今者族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族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附註】孫曰書滿招損謙受益衆水所趋故云謙受瀑曰振鷺之瀑【附註】孫曰詩振振鷺鷺于飛振振羣飛貌○瀑音暴又步木切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附註】孫曰秩秩有常德也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附註】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惡穢濁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

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〇今按頌字疑衍文【附註】孫曰魯侯燕喜詩閟宮之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卝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直或讀如字地藏方從石本無地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弘中

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
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附註樊曰
商洛在今商州**涉淅湍**方云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〇今按淅音錫
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
峴首以望方城附註漢水峴首並襄州禹貢導漢東流為漢顏師古
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方城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
城山〇峴胡典切**出荊門**附註樊曰荊門在今江陵府**下岷江**
附註祝曰峴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導江〇岷眉巾切**過洞庭上湘**
水附註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出零陵**衍衡山之下**附註樊曰衡山

在衡州縣郴踰嶺【附註】樊曰郴謂郴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隸也○郴音琛蝯狖所家【註】蝯或作猨狖音抽【附】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散見也瑰或作瓌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字【附註】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所謂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致一也○瓌公回切

今其意乃若不是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

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洪云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爲豪作濠誤矣方云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〇今按顔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与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豪字當從洪氏作豪

書記之任亦難矣【附註】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度附掌書記一人

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總士或作事【附註】孫曰詩元戎十

秉元戎元帥也古者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補注孫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聘曰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辨通敏兼人之才閑或作宏補注孫曰兼人猶過人也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方作右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

壽廬三州觀察使【附註】孫曰興元二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封兼御史大夫充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附註】孫曰正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濠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爲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附註】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附註】杜兼字處弘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附註】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正元八年公同年進上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爲宣州客又見公送揚儀之序自

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附註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人苟下或有有字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章方作挾或作華泳或作俠方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

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廡間俾来

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来上或無俾字

畫記【附註】樊曰蘇内翰嘗曰世有晏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太晏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爾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

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

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

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

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附註]孫曰田犬田獵之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附註]祝曰羈靮絆也馬韁也禮記執羈靮而從縶曰羈絡也靮韁也○羈居宜切靮丁歷切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附註]孫曰臂即臂也隼者鷹之類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方誤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附註]冑兜鍪也手執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植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

祝曰偃息也寢臥也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方字坐而脫足之者一人方本坐上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附註按筆墨閒錄云午當爰附火語工乃王鄕云火有其炎寒者附之附近也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附註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士奉中矢所以投也○奉音捧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附註孫曰舍居屋下也挹耳注者四人附註挹酌也注灌也詩不可以挹酒漿○挹音邑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補注】孫曰謂上下車也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焉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方從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〇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雅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焉字乃与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無四字〇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則奔者為重復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〇今按此承涉者則

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附註孫曰翹跱是也顧者鳴者寢者訛者附註孫曰詩或寢或訛訛動也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附註齕音纈又胡沒切齧也飲者溲者附註溲便也所交切陟者降者痒磨樹者附註痒以兩切躩者附註噓吹也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喜下或有而字附註踶蹋也徒計切齧五結切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孤兒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

作駱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註橐馳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
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
共三十旃車三兩附註孫曰說文旃旗曲柄者兩乘也力讓切
雜兵器弓矢旌旗附註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旌者謂析羽注於旌
首所以精進士卒刀劍矛楯附註孫曰楯所以杆身蔽目者食尹切
弓服矢房附註孫曰服弓衣亦作箙房以盛矢甲冑之屬缾
盂簦笠附註簦音登又都滕切笠之長柄也史記虞卿躡蹻擔簦是也笠蓋
也筐筥錡釜附註孫曰方曰筐圓曰筥皆以竹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
釜〇錡其騎魚倚二切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

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從閣杭本用下有挼畫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附註】樊曰即正元十年也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附註】申叔字子重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附註】洪曰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彈棊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柳子厚序棊用二十有四棊者即此戲也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

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叢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illegible]樊曰當是正元十一年孫曰河陽公家世所葬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

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来上或有日字爲上万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附註】孫曰大都大略也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附註】孫曰貳謂副貳也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

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
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附註】鉗束也右
手摘紙尾【附註】摘它歷切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
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下或有丞字【附註】睨邪視音詣丞涉筆占
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
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
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刻或作詼方從文苑云謂詼語之
所舉詞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附註】謷不省語也前漢聱謷謷說文云

不肖人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切訾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附註】斯立字立之清河人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或涵作澄【附註】演以淺切長流也日大以肆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扶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抗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從著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三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附註】噤巨禁切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附註】枿五割切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為之謂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為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附註】墁母官切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方云後木說文梃

一枚也水㶁㶁循除鳴【附註】祝曰㶁㶁說文水裂聲也音號除背也斯立痛掃溉【附註】韓曰溉灌溉注也○溉居代切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附註】樊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日其仕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之賦盡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憂守李然明記炤水堂蘇子瞻為眉

守黎斋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附註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之稱特方從閣本作時非及得三王所為是附註祝曰瑰偉壯麗也選瑰豔奇偉〇瑰公回切序賦記等註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脩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附註】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坐言佛骨事責為潮州刺史便道取疾【附註】孫曰便道捷徑也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附註】洪州本漢南昌縣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附註】孫曰七月己丑上尊號大赦天下區內區字之內也移刺袁州【附註】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方無袁字【附註】孫曰袁州隷江南西道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附註】謂帥府也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頌焉諸本皆同方獨從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儻作嘗下又增適字○令按叙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語意生謊適所願亦不若儻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附註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

羣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閭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闔[生方從文苑作施○令按下字對偶文苑亦非是]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日或作月]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餞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附註浹子協切]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附註與去聲]與酒半合辭言曰此

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上方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方從抗苑作乎〇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illegible]孫曰楹柱也檻欄也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破方作故鮮或作圭謚見祭湘君夫人文〇今按瓦甎堅物破缺之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

目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附註】赤白繢畫之色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註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半切漶胡館切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王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附註】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附註】樊曰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大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

父擇木善八分同姓方從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附註】樊曰陽冰為將作少監唐人篆書無出李陽冰舒元輿志陽冰篆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附註】董丞相晉正元中鎮汴州公為之佐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

官書兩部合一卷服之或作㮣之官書方云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註非也【附註】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附註】正元六年識歸公【附註】樊曰歸登字冲之有文字工草隸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盖可講方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方云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附註】亟去吏切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

略識字方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盖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附注】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雜著

鄆州谿堂詩 幷序此篇方多從石本 附註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之者下何人餘及矣崖侍御前日稱嘆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入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日宗伯者文章宗伯也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並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

登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撐德與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今文註其下陳齊之語録日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与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歲月考之盖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則又日似它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附註】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制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

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揔字〔附註〕鄆音運秦為薛郡地漢為東平國濮音卜古昆吾之墟樊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入也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附註〕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揔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附註〕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揔還將大用以其人之

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附注】孫曰會總卒帝以鄆人附揔詔復還鎮上之三年【附注】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日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蹲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蹲心一力一或作竭心力蹲或作竭一或作戮方云蹲自兗切專也國語蹲本聲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附注】洪曰謂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

於舊於政或作于政方云謂張弘靖被囚田弘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附註】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方云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附註】孫曰三方謂幽鎮魏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抗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

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言信閣抗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附註】防隄也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附註】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特【附註】孫曰睽睽相顧貌韓曰說文目不相顧也睽睽並傾畦切○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

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附註】横去聲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附註】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憊心罷精【附註】憊蒲拜切病也〇罷音疲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

縣或作郡【附註】孫曰是歲就加撿尚書右僕射公亦樂衆之和知
人之悅而脩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
之西北隅號曰燕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
之志既饗其後事陳曾【附註】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
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
邦之人纍公之化【附註】纍力佳切繫也說文綴得理也惟所
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
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
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附註】喑与瘖同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来請其詩曰帝奠九壥附註孫曰九壥九州也○九壥与廛同有葉有年附註葉世也有荒不脩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来尸附註尸主也公来尸之人始孝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附註分扶問切孰為邦蟊節根之螟蟊或作蛑音義同附註孫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蝗屬也羊狠狼貪附註史記狠如羊貪

如狼以口覆城【附註】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利口傾覆之也吹之喣之【附註】孫曰喣亦吹也況羽切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附註】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為鍼也膊而磔之【附註】祝曰膊說文薄脯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入囚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磔開也張也〇膊音粕磔陟格切凡公四封【附註】四封四境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後石本作帥〇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附註】孫曰可以師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懽心公作谿堂播播流水【附註】播播水流貌淺有蒲蓮深有蒹葦

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今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与理叶也周官註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〇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五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鼴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附註 駭駭考考皆鼓聲】公在谿堂公御琴瑟【附註 孫曰詩琴瑟在御】公既賓賚【附註 孫曰賓賚

謂幕僚稽經諏律附註祝曰稽考也諏訪也詩周爰咨諏左氏咨度為諏○諏尊胥切施用不差人用不屈附註孫曰用由是也施由是而不差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谿有蕢苽附註孫曰說文蕢華也根浮水而生苽彫胡也一名蔣周禮魚宜苽○蕢与蕡同音拚苽与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附註孫曰斁厭也無我斁遺者無厭棄我而去○斁徒故切又音亦此邦是庥附註孫曰言身庥庇是邦也庥音休爾雅曰蔭猶相亂蜀本亂下有說字附註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覆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

應召致不爲謟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附註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方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方無也字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方從閣抗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

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

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敘之為猫捐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附註】樊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附註】孫曰書洪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吉凶方從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

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附註】孫曰易繫辭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附註】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註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附註】

契曰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

此書与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方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類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方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

附註

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吾五

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方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暗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故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興與字）觀其

所為其亦有意去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附註】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是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附註】二霸齊威晉文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

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没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附註】孫曰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後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時字或無則字【附註】孫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

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辟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從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〇今按若從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同之襄管夷吾以其君霸【附註】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附註】孫曰孔子曰威公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鄄兩幽檉貫首止寗毋葵丘之會是也戎狄以徵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方無而字已作身〇今據上文及詳語勢方說非是秦用商君之法【附註】商鞅相秦孝公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附註】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也管

仲功烈如彼其畀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庸非求其名而不責

其實歟頌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名下或無

而字其實或作於實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有曰字又曰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

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

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

自州縣始請各論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

附註

孫曰

禮記趙文子与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方無之所二字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

之亂國分如錙銖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附註】錙銖言小也說曰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莊子累累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錙側持切銖市朱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

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識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方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是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附註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頴達疏言邪則擭凶不爲淫濫是潔淨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蘊焉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

者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其爲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是爲簡乎野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者下或有在字【附】【註】仰魚向切待也穀帛豐無飢

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豊上或有既字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方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与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蚕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是而反不是此其故又何也【附注】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三十七卷末將以救之其說如何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附注】孫曰易繫辭之文又曰無

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
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
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者非是）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
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
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
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作隨非是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附註】樊曰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觀二典所載始於憂勤如此此其所以垂衣裳而致無爲之治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方無已字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

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
氏或作代方無已字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
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
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
是也方無雖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
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
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問食粟衣帛衣於既切
下同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是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知仁與智且不能又爲是之爲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附註 樊曰公誰氏子詩云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安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諫方云二本及歐公与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附註 韓曰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

議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䟽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帝廷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 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 附註 孫曰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 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附註 孫曰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附註 鄙過鄙也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

千人 附註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 附註樊曰城後從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夏縣所居召之城赴京辭讓德宗召見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方作易移 附註樊曰初城未至京入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令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城与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將問所以者城知

其意輙强以酒客辭輙引自飮客不能已乃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附註孫曰易註云居得尊位爲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此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附註惡音烏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方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

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

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絶或作始皆非是 附註 孫曰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

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令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及下方無於字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音籍 附註 瘠

忽焉不

加喜戚於其志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無之字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

【附註】孫曰孟子之言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

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附註】孫曰擊柝行軍夜所擊之木蓋孔子嘗為委吏矣【附註】孫曰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委於僞切嘗為乘田矣【附註】孫曰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乘音剩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作祿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

人不得而知焉方云舊本招下註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八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朱元憲曰考它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註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玆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方無本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附注】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成八年左氏從善如流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悉

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作方不孜孜矻矻【附註】矻勞也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附註】孫曰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附註】孫曰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

子無暖席突竈也黔黑也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徒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

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耳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或無欲字【附註】韓曰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附註】費方味切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附註】孫曰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間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於亂國〇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附註]孫曰此亦單襄公之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附註]林少頡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

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附註】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文緦十五升布一日兩麻一絲作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附註】樊曰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附註】經亦謂儀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

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士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附註】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附註】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註云訖葬而除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附註】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

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未下或有除字非是【附註】孫曰亦孔叢子之文服不變謂喪服不變

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

月【附注】韓曰隱九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葬或無而字【附注】樊曰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方無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

王季以水齧其墓【附註】樊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過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高綉註云棺題曰和

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無故字方從舊監本云考之左氏當有【附註】孫曰隱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喪事有進而無退【附註】孫曰禮記檀弓之文

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

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
（稚下方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
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
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
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故在喪
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旣遠而反純凶以
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
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

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似或作以非是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方本是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日如二字非是

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 【附注】孫曰唐制太常寺太廟齋郎一百三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一十人凡有故于廟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鑪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事則与良醞令實尊罍 執豆籩駿奔走 【附注】樊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謂大奔走於廟執事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以役于

其官之長【附註】長即謂上太常少卿不以德進不以言揚【附註】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塡闒而教之行事子上或無之字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予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附註】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八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罍洗二人郊壇有掌坐二十四人凡室

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illegible]樊曰唐有國子大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字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皆有以賚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方本作進以進或作道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賚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

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之議者
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
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
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
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
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
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
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尊敬之至也古之道

也今吾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附註 彝者 孫曰彝尊也宗 祭宗廟之尊）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莊此下其字疑衍非上或有此字）吾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爲無也

知此或作知其敎或作數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方云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不易器是也如下方看求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

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方校作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方誤也[illegible]孫

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

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攷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禮有禮儀使顔真卿議右庶子李嵘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入議也其間惟顔魯公議与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附註】孫曰時正元十八年宜令百

僉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郞守國子監
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
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命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方作疑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
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附註】孫曰

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䟽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祫享奉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之先源武昭王暠暠之後暠字玄盛後追謚曰興聖皇帝暠生歆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熙字子良追謚曰獻祖宣皇帝熙生天錫天錫字法真追謚曰懿祖光皇帝天錫生虎虎字文彬追謚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謚代祖元皇帝即高祖之父也

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万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

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廟或作之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附註唐武德景皇帝元皇帝開元中乃詔宣皇帝爲獻祖元皇帝爲懿祖孫日正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非是詔下百僚議八年正月太子右庶子李榮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祭焉或作

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
諸本毁下或無之字或毁之下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附註】孫曰禜等
又言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毁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
還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還高廟在太祖後而
及禘祫世祖比也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毁廟之主皆藏於祧
廟【附註】樊曰禮記遠廟為祧註云還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
百代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
已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附註】孫曰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附註】孫曰貟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方從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屖音栖

遲与遲同皆徐行也顔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附註孫曰考工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与左司郎中陸淳先為此議後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八人及鴻臚卿王權等申衍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力有為字其於方作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並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附註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月

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也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

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

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達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附註】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昔者魯立煬宮春秋

非之【附註】孫曰定九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

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

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

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

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附註】孫曰玄王契也詩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方作蓋日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附註】文二年左氏之

詞

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頻方云新書陳京傳亦作衆〇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与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

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易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議下方有為字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

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附註】或云正元九年應博學宏辭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附註】孫曰書序云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家語史記皆言孔子弟子三千人四科之目目方作夫【附註】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也見論語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由或作曰【附註】韓曰語曰汝爲君子儒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附註】孫曰易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何故

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附註孫曰禮曰自誠明謂之性根中庸之正德附註孫曰語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大乎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所上方有故字非是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
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或無自字）不
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
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附註】（祝曰此中庸之文）又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
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

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亦不或無亦字附註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甞不知知之未甞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盖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与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附註韓曰易確乎其不可拔浩然自守附註祝曰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高堅之可

尚怠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或無不然字下 或並無夫字）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方無謹 論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無書字所以秘為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附註】樊曰李秘書不識為誰或作李秘然當時亦無所謂李秘者孫曰稅當行稅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稅輸芮切亦音吐外切公既作此書先儒劉原父嘗辨其說今附註篇末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附註】孫曰禮記檀弓之文鄭玄註云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在遠者聞喪恒晚終無服可乎鄭玄註云以情責情以情上諸本有是字方云鄭註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恠之今

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

服最多功服或作功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

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附註孫曰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適音的尊則外祖父

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或無常字古

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

服雖不可猶至少入方作時又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今

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

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感感或作感容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稅下方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

乃別有所指而傳註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弱作溺）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附註】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附註】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

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兼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哉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入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

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其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衰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太學生何蕃傳 方本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况有諸本可從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

十并也來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王卄轂者正作此字秦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卄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卄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卄來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卄從方本餘年從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附註】孫曰不敢比蕃也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附註】祝曰撰述也焯焯謂其行之顯著者也○焯撰雛免切与譔同焯音灼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

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

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

莫爲禮部名下或有爲字立下或有嘆字或有嘆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

附註 孫曰不可選紀猶言不可勝計也爲禮部者率蕃所不

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附註 樊曰此傳云淮南人

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父母

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

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

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附註 孫曰

不能自已也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附註】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筭為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附註】樊曰正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方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附註】樊曰正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道州刺史不果留【附註】孫曰既闕祭酒城又罷司業不可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註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註【附註】孫曰詹

時爲四門助教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

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從杭蜀本無葬字

非是字養也 [附註] 惠之大小必以力復 [附註] 復報復也 斯

其所謂仁欤蕃之力不任其體 [附註] 任勝也 其

顙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

朱泚之亂 [附註] 樊曰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禮切

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

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欤惜乎蕃

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 [附註] 流行也

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附註澤陂澤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上或有之字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附註彼謂爵位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張籍遺公第一書

古之胥教誨擧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
非苟相諛說而已孰事不以籍憑暗時
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閉塞
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
不復以義是孰筆面拒徵來者焉所謂
衆人以古人之道欲頃衆論於孰事嘗
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盖聖人之道
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
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

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楊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

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
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
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乎世
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楊子
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
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
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禆於教也
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為
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

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
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
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
尚駮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爲
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
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
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
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
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

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謀
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
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絶博塞之好棄
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上嗣孟軻楊
雄之作辯揚墨老釋之説使聖人之道
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
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
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
于時置不朽之盛美與夫不知言者亦

無以異矣籍再拜

答張籍書【附注】韓曰公佐戎汴州籍来謁公善之籍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与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他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

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方無意字

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附註】痾病也

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附註】孫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

多言徒相爲訾【附註】囂喧也許嬌切若僕之見則有

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

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

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

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

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無下或有一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方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

【附註】樊曰籍書謂參戎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汴也按公

以正元十二年佐汴時年二十九故云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入字說見上

附註 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荅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以永正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

而譏裸裎也裎方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

或無言字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爲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頗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

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孰
事村識明贖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
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
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
鄕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
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
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
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
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

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
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
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
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
亂皆不遑有所為況有疾疢吉凶虞其
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
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
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
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

書而曰倏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
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
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十乎執事
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抑不讓於
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
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後聖人之後聖人
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
所去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
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

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楊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

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荅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德下或無者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或無然後二字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附註】孫曰昌言猶公言也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附註】嘵馨公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

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附註】孫曰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附註】孫曰孔子適陳遇陳被吳伐大亂故絕糧論語在陳絕糧畏於匡【附註】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論語子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方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

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方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

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玆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玆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扵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

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方云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已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方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若上方有傳者二字以方作所皆非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孫曰

詩淇澳之詞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能字本皆作爲方云考之記文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耶今据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孟君將有所適【附註】孟君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

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